

人与岁月



祖父陆宗达 及其师友

陆昕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人
与
岁
月

祖父陆宗达
及其师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祖父陆宗达及其师友 / 陆昕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1

(人与岁月丛书)

ISBN 978-7-02-008715-0

I. ①祖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陆宗达(1905—1988)—纪念文集 IV. ①K825.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81411号

责任编辑: 陈建宾

责任校对: 李晓静

责任印制: 王景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 100705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42 千字 开本 680 × 960 毫米 1/16 印张 13.75 插页 2

2012年1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

ISBN 978-7-02-008715-0

定价: 2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岁月无情,人生有涯。面对滚滚奔流的历史长河,无论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,还是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,都难以逃脱命运的拨弄。个人永远不过是沧海一粟,在时代的演进播荡中,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现实而存在。

人,是历史活动的主体、时代舞台上的主角。但是,在历史巨变或漫长岁月的迁流之中,人类的个体,常常承载着由此而来的悲喜和伤痛。个体的生命存在,以及他们的哀乐歌哭、命运遭际、希冀与无奈,这一切,构成了历史的血肉和社会进程中最鲜活生动的元素。

当个人的历史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,私人记忆与公众记忆重合的时候,个人史的抒写、私人回忆的辑录,就显示出重大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价值。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,才有了这套“人与岁月”丛书的策划、编辑和出版。

我们力图使之成为一套涵括面较广的传记文学丛书,主要辑入传记、自述和回忆录,其中既有私人往事、个人生活史的书写记忆,也有社会历史事件的追溯梳理实录。

丛书将分辑陆续推出。诚望得到广大读者、作者的支持和帮助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二〇一〇年九月

自序

我的祖父陆宗达生前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训诂学家。祖父一生漫长,经历丰富,交游广泛,师友众多,且始终未离学术,所交自然也以学术界人物及文化人为主。祖父的师辈以章太炎、黄侃、钱玄同、吴承仕为最;友朋中以赵元方、汪绍楹、马翼伯、启功、黄焯、吴晓铃、李述礼、牟润荪等人最为莫逆;学生中则有俞敏、张瑄、朱家溍、张中行等等。我从幼年起便随祖父生活,对祖父的师友或有所耳闻,或有所亲见。而今,数十年光阴又逝,追思所闻所见,成就此书,以作纪念。

说是纪念,不过也并非全是个人感情的印记。祖父与他的师友及学生,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及当时的社会生活关系密切,而他们的学术文化、生活情趣在一定的阶层中也有相当的代表性。及今,已几度换了人间。过去的人们渐行渐远,如果任其湮灭,殊为可惜。月色不分新旧,既曾辉映前人离去,也将照耀后人走来。因此,愿将自己有限的所知,连缀成文。不敢说价值有几,只作纸上鸿爪,以留岁月烟痕,俾今日谈文论史者得一二掌故。

戊子年冬日陆昕记

目 录

梦里依旧杏花开……1

——祖父陆宗达

祖父的师长们……47

章太炎：“独步天下，谁与为偶！”……47

钱玄同：“人到四十就该死”……52

吴承仕：人与时进，学以世移……55

黄 侃：为往圣继绝学，为后世开太平……58

余 记……102

祖父的朋友们……106

赵 鈇：“想看书就不能怕臭”……106

〔附〕赵元方的文物收藏……115

汪绍楹：“汪大爷可是好人”……136

马 巽：“玉树临风”马巽伯……139

启 功：“人生并不洒脱”……144

黄 焯：“使天下人知吾三人交情”……165

吴晓铃：学者的脾气……168

李述礼：率性而为的“老怪”……171

牟润荪：“大陆人太穷了，改革开放好”……173

余 记……174

祖父的学生们·····	179
张中行:并不“中道而行”·····	179
朱家溍:“‘窝’在这儿,也就快乐了”·····	192
俞 敏:“老运动员”·····	202
张 瑄:美利坚的“钟鸣鼎食”之家·····	206
余 记·····	210
后记·····	212

梦里依旧杏花开

——祖父陆宗达



曾祖母与祖父合影。曾祖父于照片后题：“余年四十，山荆四十有一，宗达几年甫十四，考入第四中学纪念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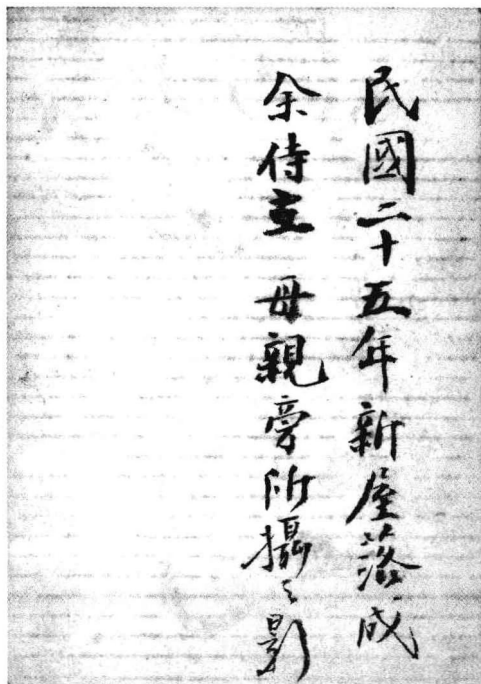


家中的古槐

我的祖父陆宗达,字颖明,又字颖民,以学问文章名世,但他的性格气质和一生中许多曲折的经历却不大为人所知。

我家祖籍浙江省慈溪县,但从六七代人以前便定居北京。我小时候,有一次偶然听祖父在闲谈中说起,我家祖

高祖母与曾祖父合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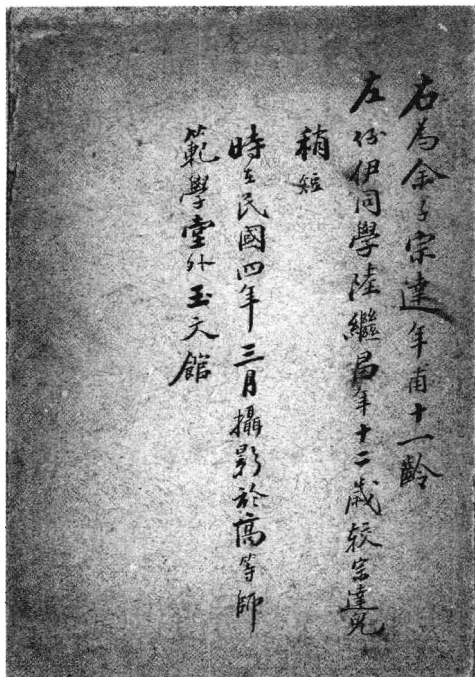


祖父幼年时摄于照相馆



祖父小学照

先本不姓陆,不知什么原因,过继给一户姓陆的人家。后来姓陆的人家到北方来做生意,在京城落下脚,所以我家的几代祖先一直经商。我的高祖经营有药房和帽铺,家境比较殷实。曾祖曾入中国最早的邮政局做事,除了继承上辈的药房外,又购置了些房产。但封建社会,商人有钱而无地位,所以家里培养祖父念书,希望他光耀门庭。祖父从小天资颖悟,聪明过人。上小学时,考入著名的师大附小(即今北京第一实验小学),而且直接考二年级,又由于成绩优异,校方特准从三年级读起。上到五年级时,又提前一年考入四中。在四中读书时,祖父最喜欢数学,数学老师解不出的难题,常常让他到教室前解答,而他每次总能解出来。但祖父的数学天分没有遗传给我。我从小严重偏科,语文不费力,数学费力不讨好,祖父经常给我补课。我的三姨那时在北京上大学,周末常来我家玩儿。她说:“那会儿我常见爷爷坐在北屋廊子上给你讲数学,讲好几遍你都不开窍,我都着急了。爷爷倒真耐心,还不慌不忙一板一眼地给你讲。”但祖父也有失去“耐心”的时候。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,一年秋天的晚上,祖父从新疆饭店开会回来,买了当时很难得的葡萄干儿给我。进家一看,我正坐在书桌前咬着铅笔冲着作业发呆,祖父一看准知道是数学。于是说:“我给你做。你上屋里吃葡萄干儿去。”我至今仍记得书房里昏黄台灯下祖父那略微前倾的身影。



祖父与小学同学合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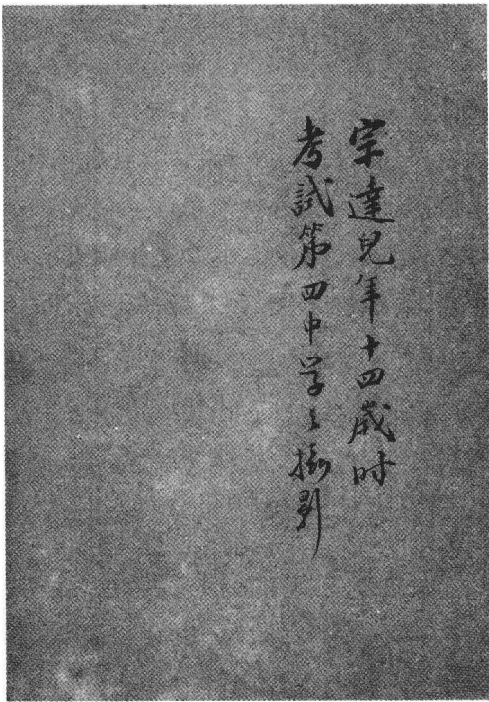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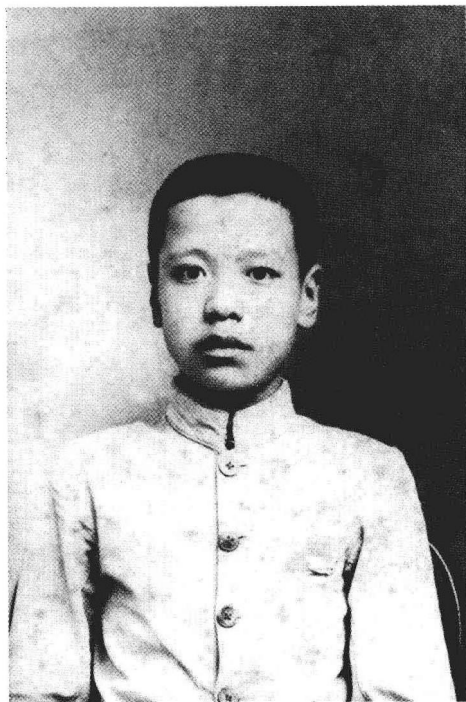
祖父还喜爱体育，他练过两年单双杠，是四中的篮球队队长，也踢足球，又爱练棍棒。四中当时实行寄宿制，管理较严，祖父爱动喜玩，常常在夜间同一个叫杨子吉的同学翻墙而出，到外边玩够了再越墙而入，可见身手不凡。顺带说一句，杨子吉中学毕业后去了广东，听说考入黄埔军校，参加过北伐，后来当了蒋介石的侍卫官。祖父一生嗜好烟酒，他曾告诉我，他十四岁就开始吸烟，正是考入四中这一年。八十年代中期，四中成立校友会，祖父被推为会长。

祖父与祖母结婚时，年仅十七岁，祖母二十二岁，婚事是曾祖父、曾祖母包办的。

祖母也出身于商人之家。她的父亲是北京通县城里有名的地主兼商人。乡下有土地，城里有买卖，祖母在家时很受父母宠爱，出嫁时光箱笼家具衣物陈设就足足有一

屋子之多。但是祖母告诉我,她一进祖父家家门,老太太,即我的曾祖母,就给她立了规矩,对她说:“我就这么一个儿子(祖父没有兄弟姐妹),你可不能限制他。”祖母常说她受了一辈子老太太的气。我的曾祖母脾气大,爱得罪人,从一件事上可以看出来。那是“文革”后,我在家中翻出一捆旧报闲看,其中有条市井新闻说,有位老太太得了个怪病,怎么瞧也瞧不好。家人无奈,找了个道士驱邪。没想到道士一看就说,邪气太重,驱不了了,赶快预备后事吧。可就打道士走以后,这位老太太身体倒好起来,身子骨儿一天比一天硬朗。前几天还在家里搭台唱了三天戏,给儿子娶媳妇。您说这位道士荒唐不荒唐!听说这位老太太住宣武门外大街前青厂二十七号。我看到这儿愣了一下,因为这就是解放前我们家的地址。拿着破报问祖父,祖父一看就笑了,说:“你从哪儿翻出来的!你祖老太太脾气

祖父中学照



坏,尽得罪街坊。这不知得罪了谁,人家花钱在报上编派她。你看报上写的这日子,正是我跟你奶奶结婚那天!”由此,祖父也说了些曾祖母的其他事。祖父说:“祖老太太管家很严,把家里的大洋,每二十块包一包,全堆在床底下,堆满了。可有一样,你拆开包,拿走几块她清楚,一包二十嘛!可你要拿走几包,她不知道,她没数儿!”但祖母说公公非常好,没有脾气,在家不忙时,常和她收拾箱柜,闲聊家常。而祖父是不管家的,他自己曾对我说:“我是从小被老太太娇养惯了,

油瓶儿倒了都不带扶,一辈子当甩手大掌柜。”祖母不仅善于操持家务,而且手很巧,她告诉我,她出阁前,曾亲手为自己缝制了十双绣花鞋。六十年代时,一次祖父躺在床上吸烟,不留神将床单烧个大窟窿,第二天祖母用五彩线绣了只大蝴蝶,把洞盖上了。没几天,我忽然发现床单上又多了个五彩的小孔雀,原来是祖父吸烟又烧了一个洞,祖母只好又织了个孔雀遮丑。她爱种花养草,那时院中青石甬路旁,左植芭蕉树,右置荷花缸,南房前是枝繁叶茂的杏树,北廊下有一架碧绿的葡萄。院中盆栽花有腊梅、麦冬、茉莉、米兰、碧桃等,地上则种有月季、芍药、丁香等等。祖母还知道许多花草的药用知识,并喜听收音机里广播的科学小常识,而祖父却是一个习惯传统生活方式的人,为此他们时常拌嘴。



祖父少年照

我常想,祖父能够在事业上取得成功,同时又充分享受生活而毫无牵挂毫无后顾之忧,不能不归功于祖母。先从口福上说,祖母长于烹调,除去炒一手好菜,吃饺子拌馅尝咸淡,只用鼻子一闻,即知合适不合适。祖母每年冬天都亲手制作豆儿酱,用青豆、黄豆、胡萝卜丁儿、豆腐干儿丁和肉皮做好,放到廊檐下用捧盒冰着,这是祖父每年冬天必吃的。同样,祖父也只有吃祖母抻出的面和包出的饺子、包子才有味道。那时我们家有一些做点心的模子,有刺猬、兔子、猫、熊等形状。祖母做果酱包,用模子一磕,出来就是一个个可爱的小动物。祖父有个终身不变的爱好,即请客吃饭。一个星期中,少则一两次,多则三四次要请人吃饭,而且人越多越好。在饭桌上,祖父也不怎么吃,而是瞧着别人吃他高兴,众人跟他说话他高兴,总之是好热闹。而这请客的安排,全落到祖母头上。祖母不仅要算计买什么菜,而且还要安排出喝酒的酒菜,吃饭时的热菜,最后喝什么汤,然后她再带着保姆去弄。等预备得差不多了,再来叫坐在客厅里抽烟喝茶高谈阔论的祖父和客人们去吃。有时来人太多,也大家一起包饺子。前两年我见到如今已年近八十的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李大逵,聊起当年的事,他说:“祖母那会儿还夸我会擀饺子皮儿呢,说又快又好。”

五十年代,街道办扫盲班儿,动员家庭妇女学认字。祖母征求祖父意见,祖父说:“当然该去。”去了不久,祖母便认了不少字。后来每晚入睡前看小说,看《三侠五义》、《小五义》,也看《红岩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。祖母曾说,爱瞧《林海雪原》,热闹;不爱看《红岩》,太惨。

祖父上中学的第二年,爆发了五四运动。祖父第二天就参加了街头宣传,在护国寺演讲时被军警逮捕,那时他还不过是十三岁的小孩子。祖父回忆当年演讲时的情形说:“那时也没有什么人来组织,自己上了大街,看哪家哪户的台阶高,站上去,喊两句口号,便有人围上来,然后讲几句民族危亡,大家要起来救国的话。”祖父被捕后,被关进当时的北大三院,但当局不久就把他们这批“不更事的娃娃”释放了。祖父说,被关的那些日子,并没受什么罪,吃得也很好。看守他们的警察常和他们聊天,主要说:“小孩子家好好念书,国家的事有大人管,用不

着你们掺和。”祖父他们就反过来做警察们的工作，还说：“不让我们掺和，我们就不掺和。可你们是大人的，你们应该掺和呀！你们怎么不掺和还把我们给关起来了！”说得文化程度不高的警察们哑口无言。祖父从这时开始，更加强烈地产生了保国保民、救亡图存的思想意识。



祖父母合影

中学毕业后，祖父非常想报考北大数学系，但当时学理科科目，必须参加英文考试，而祖父在四中学的是德文，于是他只好报考北京大学国文系，时间是1922年，先上预科，不久升入本科。那时国文系的课分为文学、语言和文献三个专业。祖父学的是语言专业，同时也选了一部分文学课。

祖父当时虽在念书，却很注意时局，对新思想、新思潮很有兴趣。考上北大不久，即受同宿舍同学胡廷芳、王兰生影响，秘密加入了共产党。不久，又秘密加入国民党（那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联手北伐，很多共产党人都是双重身份）。当时北大是共产党发展的一个重点，学生中入党者甚多，领导人是数学系学生彭树群。对新党员的考验是在北京散发传单和书写标语。当时党内已有“左”的倾向，甚至出现了看谁敢大白天把传单贴到警察局门口的墙上，以表示自己不怕牺牲的幼稚做法。祖父曾向我讲过：“那时候我们常在××楼×房开秘密会，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有人在我们开会时，老在窗户外边伸头探脑。后来在一次开会时，我便提议以后换个地方。结果有一个姓杨的党员，



祖父大学照

我们都叫他‘老令公’，站起来指责我，说：‘陆宗达这是怕死的表现。’但是彭树群说：‘这不是怕死，这是警惕性。陆宗达的建议很对，以后我们可以考虑换个地方。’”党内当时流行两本必读刊物，一本是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另一本是布哈林著的《共产主义ABC》，又名《资本主义的秘密》。祖父说布哈林写得真好，思路清晰，逻辑严谨，论证有力，非常能说服人。1927年“四一二”后，当时统治北京的张作霖得知蒋介石在上海“清党”，随即也在北京抓捕共产党人。当年10月，彭树群被捕，并被押到天

桥杀害。由于彭树群宁死不屈，没有说出一个与他有联系的党员，所以祖父他们暂时还未被发现。但党的整个组织已经被破坏，祖父与大多数同时入党的学生都同党失去了联系。

记得七十年代末，有一部反映大革命时期的电影，名《大浪淘沙》，叙述的是几个青年学生在二十年代末期经过时代的震荡与选择后，分别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的故事。祖父看完后，很有感触，说：“这真是我们那时候的写照，比如说杨子吉吧，他四中毕业到广州投军后，有一年忽然来到北京，到咱们家看我，谈话中才知道，他妹妹加入了共产党，家里反对，他家里是大地主，杨子吉也不赞成。结果他妹妹跟家里决裂了，偷偷跑出来，藏在北京的一个同学家。家里急了，派人到北京各处找，找不着。家里又给杨